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五月的這一天，家裡的信箱稍來了一冊會訊，上頭刊載的一篇文章深深吸引我的注意，那是一篇由亞斯伯格症大學生所撰寫的短文。文章內容簡扼地描寫其自幼以來在學校的生活與挫折，及目前在大學裡所做的努力，用字雖淺，裡面的字字句句卻久久縈繞我心，常常不經意地想起他在文中說過的一些話語。明知被拒機率極高，我仍鼓起那不知從何而來的勇氣，透過會訊上印載的電話，與此刊物所屬基金會聯絡...

「您好。我是師大特教研究所的學生，因為在這一期的會訊上，看到一篇亞斯伯格大學生寫的文章，覺得很有意思。自己對亞斯伯格症方面的研究也很有興趣，不知道有沒有機會進一步和這位學生認識一下？」

誰都可以想見得到的，這樣唐突的表態當然換得了拒絕...基於保護該學生的立場，或許再加上我不明確的動機、不夠充分的立意吧！這次受拒經驗，讓我再次謹慎地思考...「我為什麼想進一步認識他？我的用意何在？動機為何？」這時，四月的一則新聞事件躍入腦海...

「上台大 不會跑堂上課 記者林宜靜／台北報導

去年以數學滿分甄選考上台大的學生明芳（化名），他可以輕易解答艱澀的數學問題，但卻沒辦法應付在不同教室上課、考試的大學生活，一學期下來只修了 5 個學分，慘遭退學。他是一個亞斯伯格症的孩子。……以明芳的例子，一直到收到學校退學通知單，家長才發現他每天到學校，卻沒有進教室上課，或是上完第一、二節課後，接下來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大部分在學校的時間都跑到圖書館去念自己喜歡的書，一學期至少要修 22 個學分，他只修了 5 學分，連補考的機會都沒有，最近辦理退學後，準備今年重考。」

（摘自亞斯伯格症和高功能自閉症之家網頁

http://www.wretch.cc/blog/asperger&article_id=5498920）

我想，我找到了，答案很簡單，就只是一份對亞斯伯格症大學生之生活的關心與期待瞭解吧！我想知道，他們懷著什麼樣的心情進入大學；他們的大學生活過得好嗎？在大學這樣多元又複雜的環境裡，他們如何調適、如何享受屬於自己的大學生活？他們大學生活的樣貌是如何的呢？需要哪些支持與協助嗎？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大學生活呢？因為發現這一連串的問題正是我研究興趣的所在，心裡踏實許多了，於是我再度鼓起勇氣，試著再與基金會聯繫，幾經波折下，終於透過基金會與一位亞斯伯格症學生

的家長聯繫上。經過幾次電子信件往返與電話聯絡，這位家長在瞭解我的來意後，主動表示願意介紹我與一位今年剛考上大學的亞斯伯格症女孩---小雅（匿名）認識，我開心極了！多麼難得可貴的機會啊！

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這一天，我和小雅見面了。這是一個簡單的晚餐約會，餐會上有兩位家長、兩位亞斯伯格症女孩和我，我們愉快地吃著、聊著，氣氛如此地和樂，沒有任何「異狀」，原本的擔憂不知不覺地消失無蹤。飯後，我與小雅的母親聊，在我簡單表達對亞斯伯格症大學生活的關心，及未來可能進行這方面研究的動機後，母親侃侃談述著小雅從小以來，在學習和同儕相處上的種種經驗，和一路走來所遇到的挫折，並表示對小雅即將到來的大學生活感到擔心。我想，我們對彼此都懷有期待吧！我期待從小雅身上，看到亞斯伯格症學生的大學經驗；母親亦對我在小雅大學生活裡的陪伴角色懷有期待。面對母親的期待，我表示如有機會，我很樂意成為小雅生命過程中的友伴，期盼這趟同行。

教育部自九十學年度開辦自閉症類身心障礙學生甄選保送大專院校後，透過此管道升學的自閉症類學生逐年增加，從90學年度的3人，到91學年度增加為6人；92學年度有7人；93學年度11人；94學年度30人（林幸台，2006）。今年，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網站統計，自閉症類學生錄取人數亦多達二十八人。再者，根據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的統計，就讀大專院校之自閉症類學生，在九十一學年度到九十四學年度間，亦增加四倍之多。從九十四學年度的數據來看，就讀於大專院校之自閉症類學生已達百餘人。透過多元入學管道，身心障礙學生的升學機會雖獲得提升，但是，國內大專院校是否準備好迎接他們的加入了呢？在此教育階段之前，因為特殊教育和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計畫的保障，身心障礙學生可獲得相當完善的特教支持與服務，但是，在大專院校中，他們也獲得充分的支持嗎？依教育部特殊教育小組所頒佈之「大專院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校內身心障礙學生人數達八人者（不含中輕度肢障生），得開辦資源教室，及聘請資源教師執行輔導工作。國內各大專院校在此辦法輔導下，多設有資源教室以協助校內身心障礙學生的輔導工作。只是，粥少僧多的情形在大專院校資源教室仍多可見。張文英（2002）的研究便指出，大專院校資源教師在工作業務量上滿意度低，普遍有工作過於繁重之感。在個人拜訪國內幾所大學的經驗中亦發現，一位資源教師負責 30-40 位學生之輔導工作的情形比比皆是，其工作繁忙程度可見一斑。

在資源教室有限的支援與協助下，亞斯伯格症學生過著怎樣的大學生活呢？我的腦海不禁浮現出一孤獨身影，蹣跚地走在校園步道上、悠悠地坐在教室角落的畫面。我希望這不是真的，更期望看到關於亞斯伯格症學生大學生活之正向報導。於是，我開始搜尋國內外相關文獻，希望能

從亞斯伯格症大學生相關研究中得見一絲曙光。可惜的是，在中、英文的文獻中，關於亞斯伯格症大學生的研究，僅找到 Glennon（2001）關於亞斯伯格症大學生壓力探討的文章，以及零星出現在國外網站和書籍上的描述性資料。正為著相關研究文獻短缺而感到疑惑不安之際，Sainsbury（2006）在一份介紹大學亞斯伯格與高功能自閉症學生的文獻中，有一句話清楚地解答我的疑惑：「目前並無研究在探討亞斯伯格與高功能自閉症大學生的特殊需求與問題。」這句話指出了這方面研究相當匱乏的事實，就目前亟為有限的文獻資料而言，想要勾勒出亞斯伯格症大學生的完整生活樣貌，實在是緣木求魚。帶著對這個族群的關心，以及對瞭解其生活樣貌的期待，我計畫深入他們的大學生活，為各種可能在適應上遭遇的問題找尋答案。期待收集到的各種答案，能為日後進入大學生活的亞斯伯格學生，以及關心他們成年發展的相關人士，提供完整而確實的參考資料。

第二節 研究初探

為瞭解本研究的可行性，以及研究中可能需要注意的部份，九十五年八月十七日這一天，在指導教授和資源教室的協助下，拜訪了一位亞斯伯格症大學生，與他進行一次二小時的訪談。

家偉目前就讀某大學工業類科系一年級，回想起這一年

的大學生活，他認為這一年的時間主要在「做好上大學的心理準備」。

「做了一年的...準備，就是心態上好像沒有真的上大學，雖然說你是已經走在裡面上了一年的課啊，就是報告會緊張一下，然後就...對啊，恩，以後的生活大概就這樣...。」

回想當初面對全新的大學生活，家偉認為環境的導覽與認識是自己比較需要的協助；學生手冊亦為認識新環境、新規則非常重要的資源。對家偉而言，在大學的學業方面，與過去經驗最不相同者，乃自行選課與學分計算。

「跟以前比起來比較特別...以前沒有選課啊，阿現在就要自己選。要自己算學分數...」

系上所提供之參考課表在此方面給他很大的幫助，讓他可以快速地、順利地選好應選的課程。

「我覺得大學為我們做的已經夠了，一開始不是會先幫我們選好課...就他有先幫我們排好一張課表，就之後的課是怎樣這樣。他就是有先幫我們排好那一張課表給我們參考，我們可以這樣選。」

隨著一學期過去，家偉在選課上出現了自主的表現。他開始根據個人修課經驗和興趣，選擇適當的選修課程和授課教師。

「...這就是爲什麼我沒有選***老師的原因...他講法讓我比較容易分心啊...怎樣啊...」、

「阿就一上的時候修他**課，這個老師很危險，可是...那一句成語叫什麼啊.....我忘記了ㄗ...就是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一句，恩...什麼虎山行啦...反正就是，爲了看那美麗的景色，山上有老虎沒關係，照樣給他上去...恩...那個老師教得...真的好！但是，有一個相對條件，他教得好，那你也要力去學，你不努力學，你就準備掰掰了。」

畢業自高職的家偉，在修課部份，大一共同必修的英文課是他最感困難的一科，物理化學亦造成他學習上相當大的壓力。面對課業繁重的要求，家偉選擇以較少學分；較長時間來完成大學學業。

「對啊...我是用這一招啦，我就是用這一種方法來維持的...普物普化就是因爲我沒辦法掌握，所以就退掉啦...。應該會到大五...我不是很在意這個...慢慢修沒有關係，反正最後就是要畢業，不是被二一這樣。我是比較在意這個啦，幾年反而不會去注意。」

過去對成績在意的他，也因大學經驗而漸漸調整對自己的要求。

「是對分數比較看得開，以前想說這科沒有 80 啊，就

要去退選阿什麼的，後來就想說，喔，沒有 80，那有 79，有過就好，那這一科...恩...應該要幾分，自己會去抓一個可能的落點。」

大學課程中的作業要求，對家偉而言，比起過去天天有作業，已算輕鬆。面對上台報告此新挑戰，他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方式，展現其獨特的報告風格。

「恩...因為我個性的關係，所以我會讓報告比較像是在聊天，比較口語化這樣。所以就調一下以後就還好。」

相對於團體報告，個人報告對家偉而言是比較容易完成的。在團體報告中，家偉往往需要得到清楚分工和權責分配的說明，以瞭解自己和他人所應完成的部份和繳交時間，提高對報告的掌握性。

「我會希望，就算不是掌握報告的那個，我也希望至少可以...恩...比較核心一點，就是說我可以大概知道...恩...什麼時候，好啦，不用指定日期，就是說應該是誰負責什麼；誰負責什麼，然後我要確實負責哪些部份。就是，我要對整個有比較高的掌握性這樣子」、

「要分工的話是這樣，不用分工的話，那就更簡單了。」

學習上遇到困難時，家偉的解決方式依科目類別而定，或找資源教室幫忙；或自己查尋相關資料。

「恩，還是看科目。因為如果是專業的話，我會傾向於自己去打關鍵字。因為我可能知道，喔，這個網站不錯，先加入連結，以後需要的時候可以用這樣，可以上去看」、

「如果是英文方面的困難，就會去找資源教室幫忙。」

考試調整方面，文獻指出亞斯伯格症學生最需獨立考場的服務（Luckett & Powell, 2003; Sainsbury, 2006）。然而，對於家偉而言，並非所有科目都需要此一安排，大班考試有時反而給他一種安全感和作答上的靈感。

「恩...和類型有關，像期末的集中考試，國文是要我們寫作文嘛，那這樣我可以一個人坐在那裡想。可是如果是全部填充題什麼的，就一個人考好像會沒有安全感（笑）。就是，就是感覺沒有人在和妳做相同的事情。像作文就各自發揮啊...比較不會相同啊。但是，填充題那種就是大家都在做相同的事情這樣」、

「我是這樣覺得啦，因為有時候會看到別人寫很快...喔！那個人交卷了喔！這個人又交卷了！然後想一想，就啊！對！就是這個！那如果一個人坐在那邊，就，喔！看看時鐘，九點五分、九點十分...都寫不出來。」

大學變換教室上課的情形，因為家偉高職的學習經驗，

使得他在這方面並未出現適應困難的問題。

「因為我讀的不是高中，高職你平常上課在教室上，音樂教室那是不管什麼學校都一樣啦，那個不算，但是高職有所謂的專業教室，你要學電腦，要去電腦教室，電腦教室還兩間，學不一樣的程式語言；要學焊接那個，更是要去工廠那邊啊...所以換教室這一點是還可以適應啦，就剛開學一兩個禮拜，換教室要找一下，後來就習慣了。」

因為不善人際互動的特質，家偉和同學之間關係淡薄，認識不深，且少有主動的互動行為。住宿雖然未成為家偉適應上的一個困擾，但其宿舍生活平淡，少與室友互動，各做各事、互不干擾乃其與室友的相處之道。在異性相處上，家偉秉持「禁語封鎖」的原則，並覺得交女友是件麻煩事，自己並不會想交女朋友。

「就重點是，你在跟她們溝通的時候，不要跟平常有太大的不同...你可以把一些禁語封鎖起來沒關係，但是其他部份跟平常一樣運作」、

「禁語就是...可能男生跟男生之間的一些小玩笑之類的，不適合的...那個就封鎖沒有關係，其他部份我覺得還好」、

「女朋友...以前想過，現在沒什麼感覺了...就...整個

感覺就是麻煩啊...如果以朋友以上的相處模式來講的話，可能會很麻煩...」

雖然如此，在一段與家偉的談話中，仍可見其對男女異性關係的細膩思考與面對男女關係的羞澀，好似在為未來可能發生、期待發生的事情做準備...

偉：「對啊...就...好，沒事。」

我：「啊？什麼？」

偉：「想聽嗎？」

我：「想啊！」

偉：「喔好啊，那講啊，那只是個小玩笑，就那個和某個班上女生在討論報告的事情，同學經過就說，喔～把馬子喔！阿一般來說會有兩種答案，如果被他說中了，那就會說，阿～怎麼可能啦...阿如果本來就沒有意思的話，就會說，那你自己來把把看啊（笑）。」

我：「是這樣嗎？所以你有被人家這樣講過囉？」

偉：「有嗎？不知道ㄝ...其實我忘記到底有沒有講過這樣，那個...基本上是我模擬出來的。」

特別的是，家偉在訪談中提到，和同學相處最好「不要太吵架」，否則「可能就會被封鎖，然後報告就沒辦法正常的做出來這樣。」友伴關係的維持，在家偉眼中似乎是達成某些目的的過程，而非在意情感本身。這種情形是否普遍存在於亞斯伯格症者身上，值得探討。

因為電腦、電子方面的興趣，家偉從網路上認識了一些他所謂「志同道合」的網友，偶爾也會相約外出。只是，不同於一般人所想地，家偉每次與網友的見面都是「有目的」的，不做單純聊天喝茶這等「麻煩事」。

「一般會見面通常是...有一個共同的目的，不是只會說...阿，我們出來聊天這樣。可能有什麼共同的東西要買或地方要去，然後共同要做什麼事情之類的...或者說有必要的時候互相幫助這樣。一起共同去進行某事，不會說...阿，我們出來聊天這樣，因為我們都很怕麻煩（笑），所以就不會麻煩自己說...去某個地方坐下來聊天這樣。」

大學生活中重要的一環---社團活動，就家偉而言，因為沒有發現自己極具興趣的社團，因此，並無參與的動機。回想大學一年生活，最令家偉感到喜悅的，不是交到好朋友；不是遇到什麼有趣的事，而是修到自己很有興趣的課程。

「特別開心喔...有吧，計算機結構。雖然那堂課非常危險啦...恩...基本上，那是我有去想要瞭解的東西，而且我也確實有辦法從裡面學到東西。」

特別如家偉，面對與過去大不相同的大學生活，他與我分享了這一路適應上自己所使用的主要策略---「事先模擬」。

「就到這個教室可以走哪些路、搭什麼電梯這樣...然後...到這間教室以後，我是要做什麼的...來這裡上課的，上什麼課，然後...然後可能會發生的狀況，大概先計算出可能的兩、三種狀況出來」、

「全新地方就用全新模擬；如果是去熟悉的地方的話，就依據當時的變數，等一下進去要怎麼跟老師解釋；我今天太早到了，到了之後，要先去把包包放下來，然後去買飲料，還是要怎樣安排...這也算是一種模擬。不過它所需要準備的條列項目會更少」、

此外，面對新環境所帶來的恐懼與焦慮，家偉習慣以「封鎖」的方式來因應。

「很特別喔！封鎖，除了可以封鎖禁語以外，你還可以封鎖其他部份...比如說在這種（恐懼）情況下，我會先把...我的恐懼封鎖起來，這樣的話，在這種情況下會比較容易去運作。...就習慣用這種方式到...到...不會感覺是強迫自己這樣。」

從家偉的談話中，我可以清楚地發現他在這一年大學新生活中，面對與學習解決問題的痕跡，以及試圖為生活建立規則的傾向。更值得一提的是，家偉在適應學業、人際和複雜生活要求下，所發展出來的各種因應策略。例如：事前模擬、封鎖（禁語、情緒）、報告風格調整、學習負擔的長期分配等。此外，他學習為考試睡過頭，鼓足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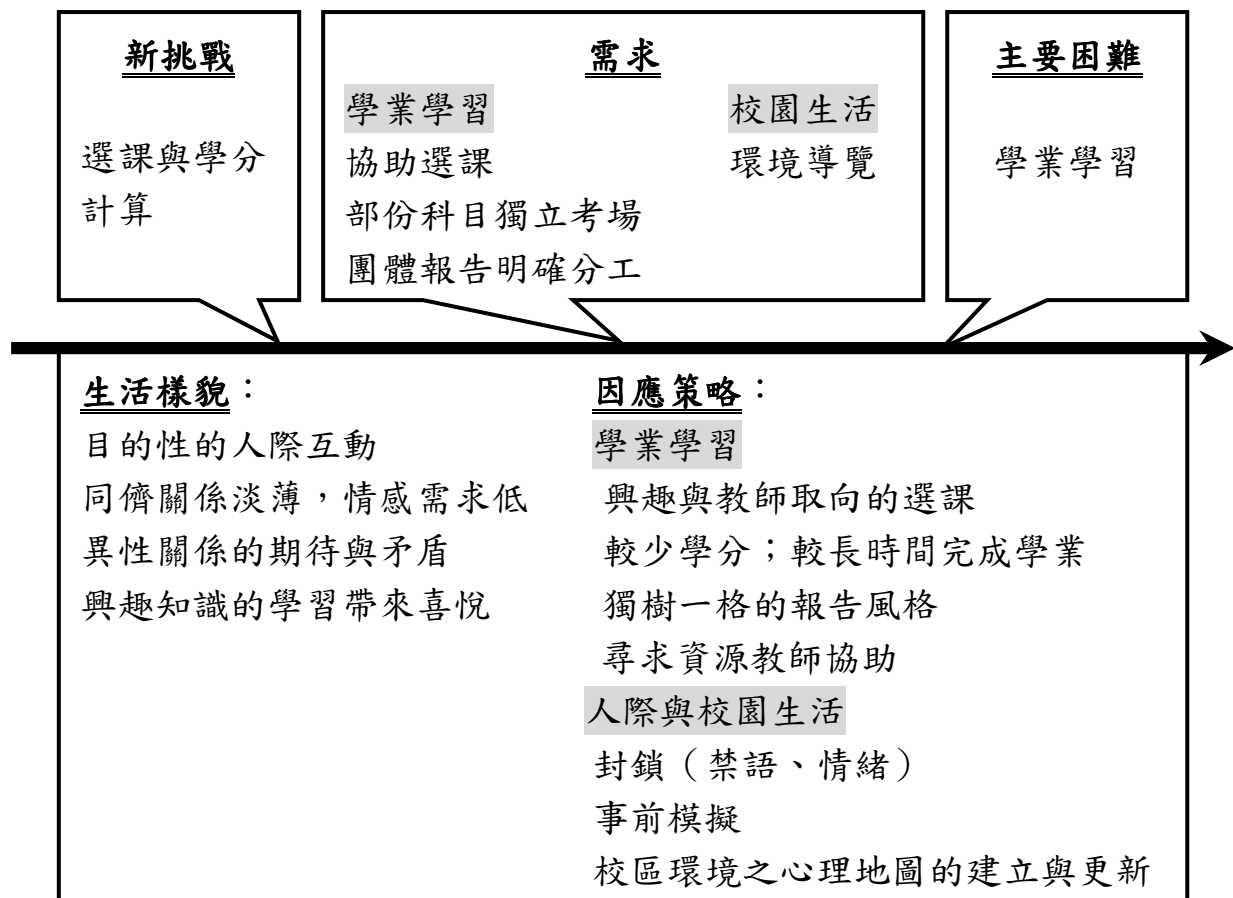
封鎖恐懼，主動找老師道歉，請求補考；為自己坐公車睡過站的習慣，找到適合搭乘的車班；為自己住宿生活的民生需求，建立夜市商店的心理地圖，並且不忘時時更新。以上種種均可看見家偉為適應大學生活所做的努力，以及他企圖為動盪的大學生活找到平衡、找到出口、找到適合自己安身方式的痕跡。

經過這次訪談，亞斯伯格症學生的大學生活樣貌在我心中有了較清晰的藍圖（參見圖一）。就家偉的例子而言，其在大學新生活中所遇挑戰與困難，主要發生在學業學習上；而障礙下所生特殊需求，則反映在學業（包括：協助選課、部份科目獨立考場、團體報告明確分工）與校園生活（如：環境導覽）中。若就家偉在大學第一年之生活樣貌與其面對問題所發展之因應策略看來，適應問題可能出現於學業學習、人際互動，以及校園生活等三個面向，而問題內容、性質則似乎與亞斯伯格症障礙特質有所關連。此外，在家偉問題因應策略中浮現的支持力量---資源教師，似也在其大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雖從二個小時的訪談中，獲得了上述關於家偉大學新生活的概貌，並促使研究問題得以進一步聚焦。然而，我更相信，家偉這一路走來所經歷的、體驗的與感受的事物，絕非數小時訪談能完整收錄。家偉以調適後的自己訴說著一切，這當中缺漏了什麼？是過程吧！我無法細膩地看見過程中一步步奮力向前、不斷精進改變的他；我不瞭解他

怎麼看待發生在自己周圍的一切新事物；我更看不到他在這段日子當中，其心境上、想法上和行為上的變化歷程，我和他都遺漏了，在這一年當中所發生之大小事件，對他造成的影響與意義...，我們忽略了許多、許多不小心被遺忘的重要過程。又從家偉的訪談中，他提及因過去就讀高職之經驗，讓他能順利適應大學上課之課室變換一事，似乎也點出過去經驗對其大學生活適應所造成之影響。意即，家偉的大學生活並非一全新的開始，而是一個繼承過去經歷下的接續歷程，這亦提醒著研究需掌握個案過去經驗的必要性；在瞭解個案過去表現的基礎下，方能進一步探討其大學前、後各方面的進步與改變情形，進而為研究帶來更豐富的發現。

基於上述初探下的發現與啟示，我決定動身，投入到一位亞斯伯格症大學新生的生活裡，細膩地記載他在大學生活中的豐富經歷與調適歷程，探討亞斯伯格障礙特質對其大學生活造成之影響，以及其在大學前、後階段間，各方面的轉變。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去發現其大學生活中存在的支持資源，及其因應問題下所發展出來的生存策略。



圖一、家偉大學新生活概覽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我帶著對亞斯伯格症者的關心與熱情，以及研究初探下的啟示與更加謹慎的態度，小心地進入一位亞斯伯格症學生的大學新生活裡，細膩地探索其大學新生活樣貌。此外，亦期待透過這趟研究旅程，獲得對以下問題的了解：

- 一、 亞斯伯格症障礙特質對其大學生活的影響為何？
- 二、 相較於入學前，進入大學後的亞斯伯格症學生是否有所改變？他們在那些向度上做了改變？造成改變的原因又為何？
- 三、 面對大學新生活，亞斯伯格症學生是否經歷愉快經驗？這些愉快經驗為何？他們如何享受自己的大學生活？
- 四、 面對大學新生活，亞斯伯格症學生是否遭遇負面經驗？面對負面經驗，他們做了哪些調適？他們調適的策略為何？
- 五、 亞斯伯格症學生在大學環境中，接受到的支持資源為何？他們特殊需求如何被滿足？